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残雪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玢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谈

小说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张先瑞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小说方阵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张光辉

ISBN 7-5356-4042-1
 定价：00.80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I·1787

全 10 册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库,与

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山上的小屋/001

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006

水浮莲/011

去菜地的路/017

断垣残壁里的风景/026

关于信使和他/036

永不宁静/043

绿毛龟/051

激情通道/064

天空中的蓝光/073

算 盘/086

生死搏斗/101

愚公挖山/124

海的诱惑/134

下山 / 172

阿娥 / 208

重叠 / 240

残雪主要著作目录 / 281

总跋(谭谈) / 283

山上的小屋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

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听见呼啸声。是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杉木皮搭成的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妈妈说，朝我做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所有的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月光下，有那么多的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我打开灯，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隔壁房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起来。我蹬了一脚床板，侧转肿大的头，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

“每次你来我房里找东西，总把我吓得直哆嗦。”妈妈小心翼翼地盯着我，向门边退去，我看见她一边脸上的肉在可笑地惊跳。

有一天，我决定到山上去看个究竟。风一停我就上山，我

爬了好久,太阳刺得我头昏眼花,每一块石子都闪动着白色的小火苗。我咳着嗽,在山上辗转。我眉毛上冒出的盐汗滴到眼珠里,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回家时在房门外站了一会,看见镜子里那个人鞋上粘满了湿泥巴,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

“这是一种病。”听见家人们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窃笑。

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的黑暗时,他们已经躲起来了——他们一边笑一边躲。我发现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几只死蛾子、死蜻蜓全扔到了地上,他们很清楚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他们帮你重新清理了抽屉,你不在的时候。”小妹告诉我,目光直勾勾的,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

“我听见了狼嗥,”我故意吓唬她,“狼群在外面绕着房子奔来奔去,还把头从门缝里挤进来,天一黑就有这些事。你在睡梦中那么害怕,脚心直出冷汗。这屋里的人睡着了脚心都出冷汗。你看看被子有多么潮就知道了。”

我心里很乱,因为抽屉里的一些东西遗失了。母亲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垂着眼。但是她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感觉得出来。每次她盯着我的后脑勺,我头皮上被她盯的那块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我知道他们把我的一盒围棋埋在后面的水井边上了,他们已经这样做过无数次,每次都被我在半夜里挖了出来。我挖的时候,他们打开灯,从窗口探出头来。他们对于我的反抗不动声色。

吃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在山上,有一座小屋。”

他们全都埋着头稀哩呼噜地喝汤,大概谁也没听到我的话。

“许多大老鼠在风中狂奔。”我提高了嗓子,放下筷子,“山

上的砂石轰隆隆地朝我们屋后的墙倒下来，你们全吓得脚心直出冷汗，你们记不记得？只要看一看被子就知道。天一晴，你们就晒被子，外面的绳子上总被你们晒满了被子。”

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

“到处都是白色在晃动，”我用一只手抠住母亲的肩头摇晃着，“所有的东西都那么扎眼，搞得眼泪直流。你什么印象也得不到。但是我一回到屋里，坐在围椅里面，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杉木皮搭成的屋顶。那形象隔得十分近，你一定也看到过，实际上，我们家里的人全看到过。的确有一个人蹲在那里，他的眼眶下也有两大团紫晕，那是熬夜的结果。”

“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父亲避开我的目光，把脸向窗口转过去。窗玻璃上沾着密密麻麻的蝇屎。“那井底，有我掉下去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我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它。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我为什么不去打捞。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脸上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终于有一回，我到了井边，试着放下吊桶去，绳子又重又滑，我的手一软，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散落在井中。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发全白了。”

“北风真凶，”我缩头缩脑，脸上紫一块蓝一块，“我的胃里面结出了小小的冰块。我坐在围椅里的时候，听见它们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我一直想把抽屉清理好,但妈妈老在暗中与我作对。她在隔壁房里走来走去,弄得“踏踏”作响,使我胡思乱想。我想忘记那脚步,于是打开一副扑克,口中念着:“一二三四五……”脚步却忽然停下了,母亲从门边伸进来墨绿色的小脸,嗡嗡地说话:“我做了一个很下流的梦,到现在背上还流冷汗。”

“还有脚板心,”我补充说,“大家的脚板心都出冷汗。昨天你又晒了被子。这种事,很平常。”

小妹偷偷跑来告诉我,母亲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因为我开关抽屉的声音使她发狂,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得将脑袋浸在冷水里,直泡得患上重伤风。

“这样的事,可不是偶然的。”小妹的目光永远是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比如说父亲吧,我听他说那把剪刀,怕说了有二十年了?不管什么事,都是由来已久的。”

我在抽屉侧面打上油,轻轻地开关,做到毫无声响。我这样试验了好多天,隔壁的脚步没响,她被我蒙蔽了。可见许多事都是可以蒙混过去的,只要你稍微小心一点儿。我很兴奋,起劲地干起通宵来,抽屉眼看就要清理干净一点儿,但是灯泡忽然坏了,母亲在隔壁房里冷笑。

“被你房里的光亮刺激着,我的血管里发出怦怦的响声,像是在打鼓。你看看这里,”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里爬着一条圆鼓鼓的蚯蚓,“我倒宁愿是坏血症。整天有东西在体内捣鼓,这里那里弄得响,这滋味,你没尝过。为了这样的毛病,你父亲动过自杀的念头。”她伸出一只胖手搭在我的肩上,那只手像被冰镇过一样冷,不停地滴下水来。

有一个人在井边捣鬼。我听见他反复不停地将吊桶放下去,在井壁上碰出轰隆隆的响声。天明的時候,他咚地一声扔

下木桶，跑掉了。我打开隔壁的房门，看见父亲正在昏睡，一只暴出青筋的手难受地抠紧了床沿，在梦中发出惨烈的呻吟。母亲披头散发，手持一把条帚在地上扑来扑去。她告诉我，在天明的那一瞬间，一大群天牛从窗口飞过来，撞在墙上，落得满地皆是。她起床来收拾，把脚伸进拖鞋，脚趾被藏在拖鞋里的天牛咬了一口，整条腿肿得像根铅柱。

“他，”母亲指了指昏睡的父亲，“梦见被咬的是他自己呢。”

“在山上的小屋里，也有一个人正在呻吟。黑风里夹带着一些山葡萄的叶子。”

“你听到了没有？”母亲在半明半暗里将耳朵聚精会神地贴在地板上，“这些个东西，在地板上摔得痛昏了过去。它们是在天明那一瞬间闯进来的。”

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我记得十分清楚。起先我坐在藤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然后我打开门，走进白光里面去。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

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

我躺在车站的一条旧椅子上，椅子的油漆已经剥落，一些小虫在椅子底下撞击。空气里烟雾腾腾的，有人打了一个很响的屁。我从椅子靠背的间格里望出去，看见许多墨黑的颈脖。

“那座木桥快断了，走在上面悠悠晃晃，我一直迷迷糊糊的……”邻座正在跟谁哀哀地诉说，他一诉说起来决没个完。淡青的烟雾里显出一口粉红的大牙，褐色的唇蠕动着，一张一合，发出很响的一声磕碰，里面破碎了两颗牙齿，唇往外翻，正在用口水吞下。

我闭上眼，竭力要回到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操场，屋檐水日夜滴答作响。那孩子的脸十分白皙，永远于我有无法抵御的魅力。很多年以前，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太阳从瓦缝里射进教室的时候，他穿着学生蓝的衬衫坐在我旁边，胸前别着一只蝴蝶标本，标本的翅膀上浮着几个大金点子，孩童的目光温柔而羞涩。几十年以来，一触到那目光，我的血就烧灼着血管。

我站起来，顺着墙摸到外面，决心踏遍每一条小巷去找

他。风吹得屋顶的瓦片刺耳地响,我在半夜敲开一扇扇紧闭的房门,骇怕地看见里面的镜子发出反光,一条大青虫爬在镜子正中央。我动一动出汗的脚趾头,地板很厉害地颤动起来。但是我知道,只要布谷鸟轻轻地叫三声,我就会很快地遇见他。他的胸前永远别着那只金蝴蝶,牙齿熠熠生光。

有一次,我在遇见他的时候决定:第二天夜里还在同一地点与他相会。第二天夜里我跑到那个地方,跑得气喘吁吁,然而他的形象已经褪色了,学生蓝的衬衫又灰又白,头发成了老鼠色。一个医生走过来,拐弯抹角地暗示我也许患有癌症,脸上始终藏着诡谲的微笑。那天夜里是个倒霉的日子,因为有人企图挖空房子的地基,捅开纱窗,放进一条眼镜蛇。早上起床时,我的两只耳朵肿得硬梆梆的。

我的确在白天看见过他一次。那是一天中午,太阳很毒。我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很羞耻。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侏儒,苍白的小腿上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而且也和我一样,上了年纪。他不认得我,像贼一样低了头溜过去。我站了好久,一直到沥青马路在我脚底溶出两个坑洼。

时常,出其不意地,我们又在夜里相遇了。那是在墨黑的房子里,在许多镜子之间。他的周身异常温暖,我听见血在他的血管里“扑扑”地流过。我建议和他玩一种游戏,就是两人手牵手走进那些镜子里面去,我们把青虫打落在地上,朝着镜子外面吐口水。那孩子的笑容永远于我有无法抵御的魅力。

“列车四点半到站。”一个老头在角落里说,并不停地咯着痰,我听见那种声音我的肺就胀满了胸膛,挤得我想要把它呕出来。许多黑影子靠墙扭来扭去,一个婴儿跌在水泥地上,闷闷地一响。“布谷鸟马上要叫了,”老头告诉我,他的眼里有两盏昏暗的油灯,“每当布谷鸟一叫,我就闻见松蕈的味儿,七十

三年来总这样。我在这个角落里看了你很久了,你一直在等那一声叫唤吧?我认得一个人,他得癌症死了,他老挣扎着不睡,等呀等的,他过于消耗了精力。你感到的是一棵树吧?我猜得对不对?各人感到的都不同,有人闻见菱角香,有人看见小红帽,而我,就闻见松蕈的味儿,那种味儿我闻惯了,已经有七十三年。”

在屋后,有一个人总在挖一个泉眼。“吭吭吭……”那响声长年不断。我从未看见过那人,每次我跑出屋外,他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一把锄头扔在坑边,还有一个生了锈的水壶。他所选择的地势很成问题,那里决不会冒出泉水来。我认为那人是一个乞丐,样子长得十分像我。我去问妈妈,妈妈说没有什么泉眼呀,一定是我看花了眼,还说我整天嚷嚷吃不饱,像饿狗一样在屋里搜索,真岂有此理。

有一天,我正在敲那些紧闭的门,忽然发现敲的是潮湿的砖墙,一摸指关节,已经敲烂了。我侧着身子想要从小巷退出,却找不到回来的路口了。我转来转去,后来恍然大悟,原来我是落进了井底。那一夜,布谷鸟没叫。早上我的眼内长了白内障,快要长到瞳孔了。妈妈说是由于我体质太虚,建议我不停地吃补脑汁。我连吃两天,直到连眼皮都打不开。第三天,他来了,我的全身像火烧,眼珠红通通。我们并排坐在教室的座位上,我失手打翻了一个墨水瓶,他羞涩地微笑着替我收拾墨迹。孩子的嘴唇红艳艳,一绺黑发垂在眉心,他正盯着我稚嫩的嘴角,和辫子上的红头绳。我屏住气聆听,我知道,只要外面的钟声一响,他就要褪色,我的眼角就会出现鱼尾纹。我摸了摸滚烫的课桌,难受得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我对他说:“明天我们还在这里见面,你等我。只要我们约好了,第二天就能见到,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两次。我们往往在分手时忘了约定下次见

面的事，这很不好，这一来，我有时很久见不到你。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过你，我在心里说：那是他，他一来我就知道了。后来走来的是一个侏儒，我心里却认为那是你，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弄清。”钟响起来了，他的嘴唇变成绿灰色，我狂怒地冲出教室。那老头紧跟在后面说：“这种事并不奇怪，人人都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声音、气味，会发生在布谷鸟叫的一刹那间。比如我，就只是闻见松茸，我可以证明……”

我决心要在那温馨明媚的一瞬里停留。我坐在谷皮树下，空虚如一件袍子。“哒哒哒、哒哒哒……”红红绿绿的金龟子像雨一样落下来。我伸一伸脖子，身上的衣服就要随风飘去，我用干燥开裂的指甲在树皮上刻了一个“他”字，抬起头来，满眼都是蚕豆大小的螺旋桨。猫儿嚎叫着从我两胯间窜过去了，每次都是那只贼眼的猫。当我刻着“他”字的时候，那奇妙的感觉就如蓝衬衫坐在我的身旁。有时在黄昏，听见那人在屋后挖泉眼，看见一朵紫蓝色的牵牛花在幽暗中招摇，也会有这种感觉。那时脖子渐渐地泛红，眉毛弯得像两把弓。最后总是见到那只绿眼的黑猫。

我问妈妈：为什么在深夜，每一张紧闭的房门一敲就开，然后看见同样一面可怕的镜子？妈妈说，那是由于我患有肺气肿。凡是患有肺气肿的人，都喜欢在夜里去敲人家的门，他们的内心世界不平衡，一生都在冒险的冲动中。她说这话的时候，中指的指肚如蛇头一样摆动，然后她很清晰地接着说：

“我见过你的那个人啦。”

我怪叫一声，用十个指头用力抠挖墙壁上的石灰，直抠得指头流出血来。

在黎明前，往往有很多东西在纱窗上撞死——“喳喳喳、喳喳喳……”我走到屋外，听见背后尾随而来的脚步。“启明星

一直在那边游来游去，会不会是一只飞蛾？”那老头的声音在牙缝里吱吱叫。我回过头，确实看见了他，原来他是一只老鼠。我记得这老头原来不是一只老鼠，但墙边这只老鼠的确是他。他正瞪着我，动了动胡子，眼珠像两盏油灯。

“蝴蝶标本……”我昏昏然咕噜道。

明明是老鼠的乱叫，我的耳朵却听出老头的嚷嚷：

“请看天边那块红玻璃！好多年，好多年，那时还不曾有恐龙和鲸鱼，就已经有了布谷鸟。鸟儿一叫，还有松茸、蝴蝶、小红帽！”

水管边有个洞，他一纵身钻进洞内，伸出小小的贼头，仍在嚷嚷。

太阳一出来，我眼里的白内障就开始恶化。我隐隐约约看见了那个挖泉眼的人——是风吹着一根断裂的枯枝拍打树干。这正是那个人，在黎明时挖得汗流浹背，轰响声震得我耳内长出两个疖子。

我明白，这一次，我又失去了那动人的一瞬。我抱住火炉，全身萎缩成一个皮囊。有人起床了，响起牙刷敲击漱口杯的响声，然后是最后一股含着山菊花香的清风匆匆而过。

我知道在明天，或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我又会听到布谷鸟的叫声。